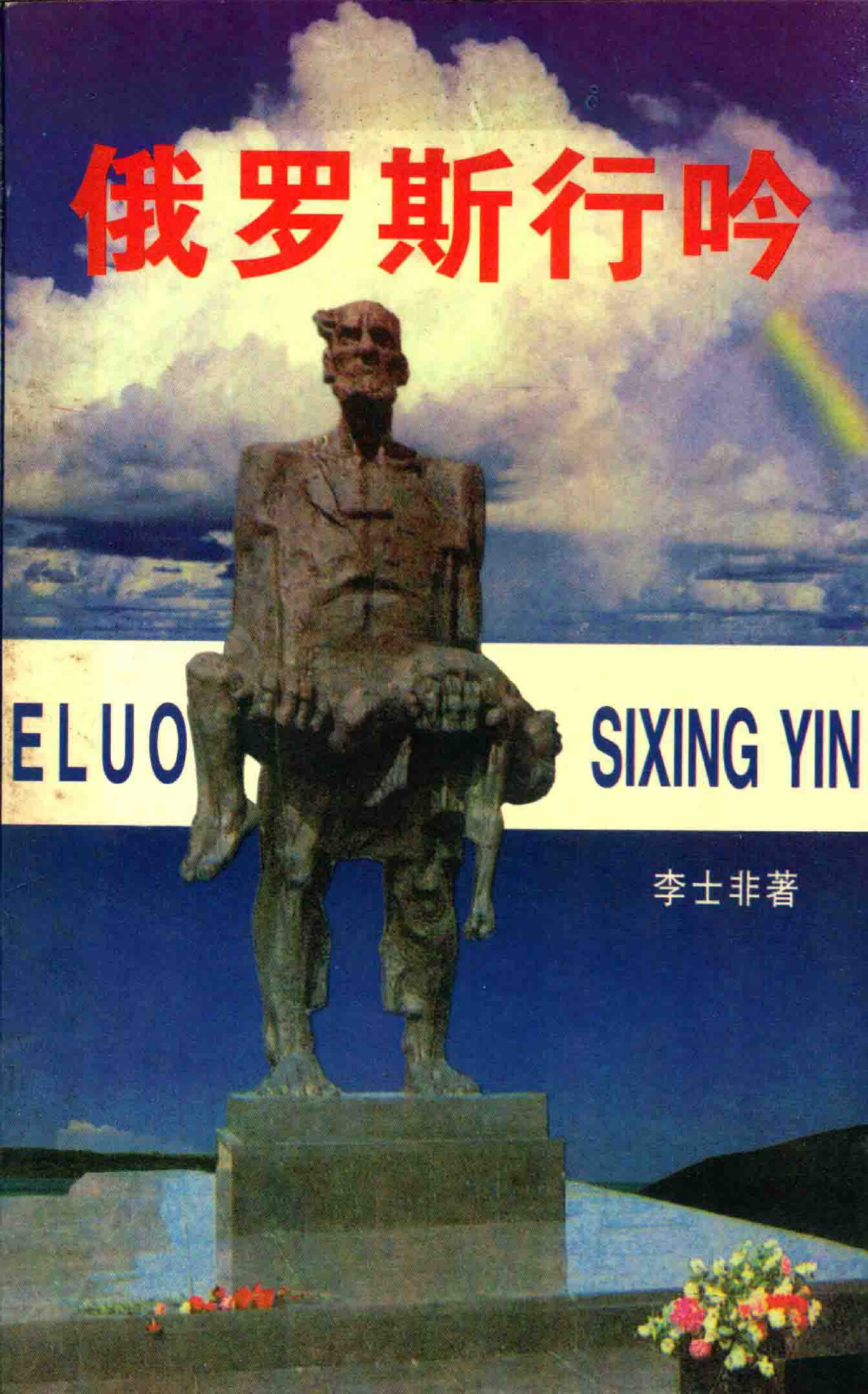


俄罗斯行吟

EL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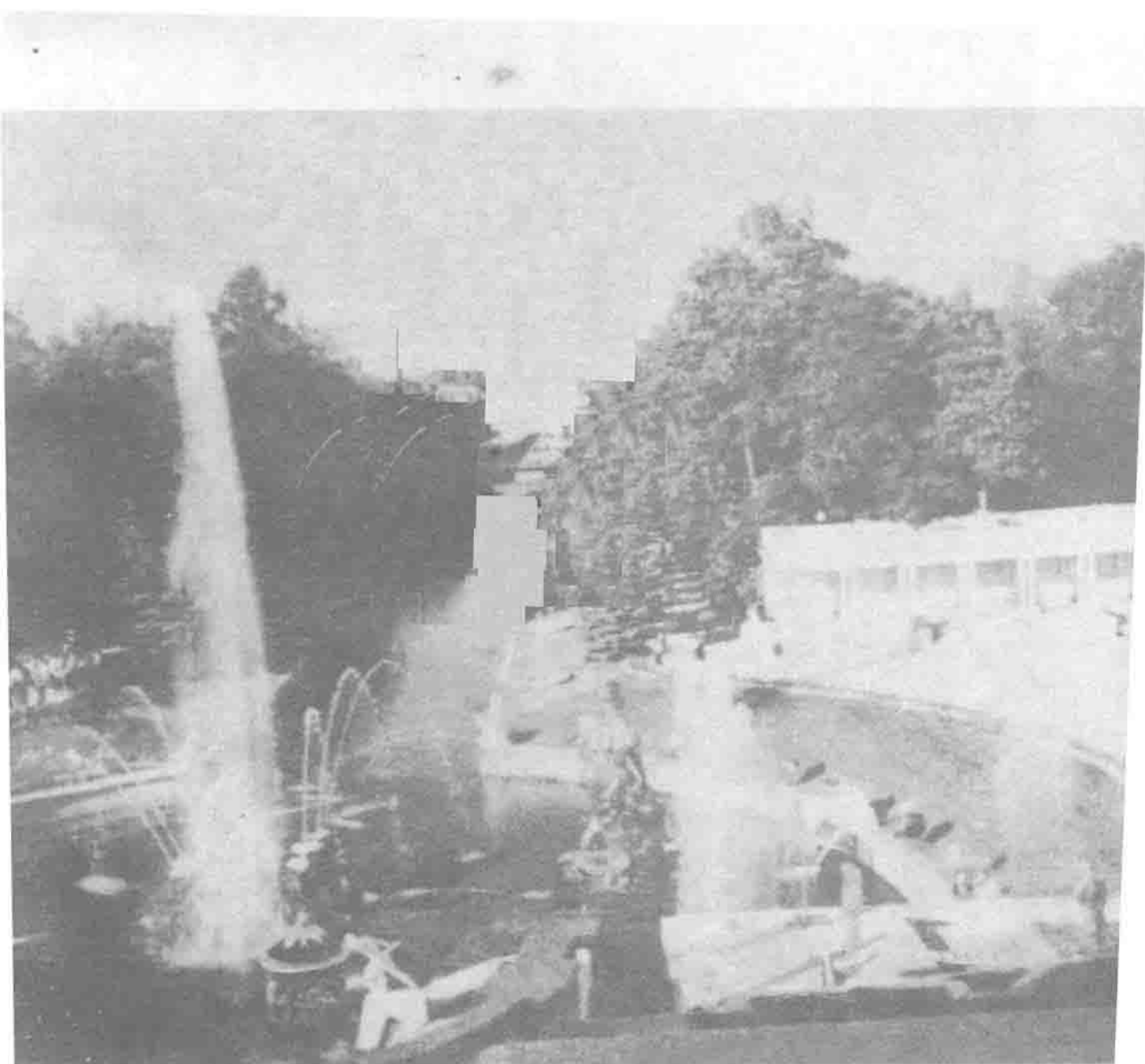
SIXING YIN

李士非著



俄罗斯行吟

李士非



俄罗斯行吟

李士非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625印张 1插页 30,000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790-6/I·708

定价：3.1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摄于哈登村



序

林贤治

遥想伏尔加，一冬的积雪尚未消融，这里则是寒风料峭。正值公历已告初春而阴历仍在岁暮之际，我畅饮诗人李士非的新作：《俄罗斯行吟》。

这是他作为中国文艺报刊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访问苏联期间写成的一部诗集。这些诗，凝聚着作者在半个月时间内激发的热情和紧张的思考。它们不具任何官方色彩，不是哪一种外交文件的形象演绎；但也不是旅行家日志，它无意猎取异域的水光山色，民俗风情。作者是一位来自为浑浊的、湍急而屈折的黄河所浇灌的国度的思想者。他有他独特的眼光。而今，进入他的视界的是另一番风景：俄罗斯人的作为受难者和苦斗者的强壮的灵魂。正是在灵魂的注视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民族：我们脚下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我们来自哪里？又将通往何方？……

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像苏联一样与我们命运攸关的国家了。所以，从郭沫若的《匪徒颂》、蒋光慈的《新梦》开始，我们的诗人才在大半个世纪中献给它那么多的礼赞，而后复投以同样多的诅咒。无论是颂歌、战歌或挽歌，都是群体的单一的旋律；对于苏联，不回避历史的血腥和现实的阴暗，能够把社会真实同个人沉思结合起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当始于《俄罗斯行吟》。

如果说，从前的颂歌带有颂神的性质，那么它则是明显地渎神的；从前的颂歌是一种理想主义，甚或盲目乐观主义，那么它则属于清醒的现实主义。踏进异国，最强烈地吸引了诗人的目光的，就不是红星，红墙，红色领袖的雕像，而是断头台，弹痕，警钟，黑色的祭坛。即使是阿芙乐尔的光荣的舰旗，他所关注的也不是历史的投影，而是它在改革的劲风中展示的未来的方向。

面对耸立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外面的赫赫有名却又鲜为人知的断头台，诗人感慨万端：革命胜利后，为推翻沙皇而竭诚尽力的布哈林们仍惨死于不叫断头台的断头台！可怕的不是沙皇，而是“沙皇的幽灵”，因为后者是活着的历史。又如《早安，列宁格勒》写基洛夫之死：“只因他有太高的威望/命中注定他要挨那一枪”。诗中把这段故实同“文化大革

命的炼狱”联系起来，抒写了诗人，同时是数万万中国公民的“四十多年的向往与忧伤”。在《哈登村》这首已被译成白俄罗斯文的长诗中，诗人指出：由于“几乎怀疑一切的领袖”轻信了一个狂人，终至于带来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带来绞架、坟墓、火与废墟，带来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哈登村，是作为战争中的186个人口灭绝的村庄的代表在诗中出现的。在村子遍立的纪念碑顶，悬置的铜钟每隔半分钟便鸣响一次，你难道可以充耳不闻吗？难道以“向前看”一类辉煌的借口，便可以轻松地扔下沉重的历史而拒绝回顾？诗人说：

可是法西斯
不只穿一种制服
说一种话
当它变化了形态
必须认识它

一个长着两只羊角小辫的红卫兵，六十年代的造反者和忏悔者，在诗中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它表明：“法西斯细菌”不只在党卫军中滋长，几十年后，仍然吞噬着人类的灵魂，驱使他们敌视，仇杀，互相摧残。在这里，诗人突破原来一直固守的意识阈

限，表达了他的忧思。

正是在对于神祇和英雄的亵渎中，诗人把颂赞的目光转向普通的苏联公民。他这样写冬宫讲解员：“可以忘记／冬宫的女皇／永远忘不了／你的形象”；这样写芭蕾舞演员：“她的王国／名叫天鹅湖／联合国没有席位／席位在亿万人心上”。人民是王，人民是上帝，人民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只有怀着对于人民的力量的确信，诗人才能唱出：“光有教堂／没有断头台／沙皇不放心／既有教堂／又有断头台／沙皇还是灭亡”！

不同于其他诗人，作者对苏联人民的赞颂，并不在和平建设中所创造的巨大数字上面，而在于他们对反人性，反人道的强权意志的抵抗，和对于民主政治和精神自由的内在渴求。钢铁为谁冶炼？煤炭为谁开采？人造卫星为谁发射？人民，是社会改革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所在。如果离开了人民的需要，无视人类作为众多自由个体的联合存在的目标，一切改革，都将走向异化，而以损害和毁灭人类文明为其代价。基于这种认识，诗人高度评价萨哈罗夫的莫斯科户口，《莫斯科新闻》的公开性；深情赞美莫斯科大学的尊严和艺术家大厦的光荣，赞美无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平民百姓，在这里都一律平等的步行街；无情地嘲笑可以抛开工作不管，

仅仅为了陪伴国际名流——一个外国老头的党政官员，嘲笑官僚主义，和其他有待改革的弊病。诗人以热情的诗句，呼唤社会对于人民在改革中的主体作用的确认：让政治、经济，知识和艺术，整个的社会向人民敞开吧！

人民——改革，就这样构成了诗集的基本主题。

由于在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找寻到了一个契合点，诗人便获得了一种阔大的情怀，穿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多年的隔阂，唱出内心深处的那份深厚的情感。“感谢大自然／造一座巍峨的大山／左手挽着中国／右手挽着苏联”。在《俄罗斯行吟》中，诗人多处记录了苏联人民的珍贵友谊，这是使人读后永远无法忘怀的。鲁迅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从诗集得以发现，作者就是走这条道路的很少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也便同时成了我乐于把它介绍给读者的因由。

“人是万物的尺度”。可悲的是，从社会到诗，长期以来我们竟忽略了这句西方古老箴言的命脉所在：人。对于苏联，作者所以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他的诗中纳入深刻的颂歌内容，都源于某种历史的契机。正如《失眠》一诗所说的：“我们两国／

有太多的相似之点——／冬宫——故宫／红场——天安门广场／列宁墓——纪念堂／1937年——1957年／直到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所有这些，是只有在度过许许多多劫难之后的今天，才可能获得较为充分的认识，和较为坦率的表白机会的。

当然，《俄罗斯行吟》能够成为中国诗坛对此作出的真实的回声，无疑地不能忽视诗人的主体作用。在参观诗人库巴拉故居时，作者赞扬他吮吸“人民的痛苦”成长，其实可以视作一种诗观的表达：真正的诗歌，应当生长在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意向之中。这一观念，对于作者个人来说，并非来自哪一位理论保姆的外部灌输；它所以富于血肉生命，乃来自对民族的厄运和自身的挫折的痛苦反省。

近些年来，“自我表现”说在理论界甚为流行。我想，此说自然是不错的。一个作品，如果不能表达作者自己的内部世界，那么它将无异于路面的沙子或者汽车部件之类，又何劳乎创作？强调“自我表现”，对打破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打破各种“瞒和骗”的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有人却据此引申为这样一种理论：所谓自我表现，即意味着诗歌应当离开政治，离开社会，甚至距离愈远愈好。其实，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并不妨碍“自我”的存在。姑且撇开如康德所说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个根本

无法割舍的事实不说，单就个人具体的人格结构而言，也都无法作统一的规限的。无疑地，这是又一种反独断的独断论。即如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夏尔丹，在论及人的现象时，也都严格地批评了这种把自己和他人，个体与群体对立起来的错误，说：如果要实现真正的自我，就要与他人一起向奥米加之点汇集；而在这一点上，绝不是自我的个体化而是自我的人格化。一个诗人，倘是时代和人民在他那里同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为什么非要制造“人格分裂”，把前者从完整的“自我”中剔除出去不可呢？“水至清则无鱼”。当把所有与外界相关的元素剔除干净以后，试问，“自我”将剩下些什么？！

诗可以群，可以思。社会性和思考性都一样无损于诗。我喜欢《俄罗斯行吟》也就在这里，即使有的稍嫌粗直了点，毕竟是扭扭捏捏的才子诗所无法比拟的。

难得是热爱人类的心灵。

1990年元月，于广州鸽堡。

自 录

序.....林贤治

飞出国境.....	1
莫斯科黎明.....	5
知识节.....	7
断头台.....	9
波罗金诺之战.....	14
机密.....	16
女王.....	18
步行街.....	22
天山.....	24
少先队员的誓言.....	26
阿拉木图有个四岁的男孩.....	30
相逢.....	32
早安，列宁格勒.....	33
冬宫讲解员.....	35
冬宫，夏宫.....	36

致阿芙乐尔.....	38
好天.....	43
摇篮.....	44
赠奥丽娅.....	47
失眠.....	48

哈登村.....	53
----------	----

飞出国境

不知不觉中
飞出了国境
窗外已是别人的蓝天
脚下已是别人的森林

越来越远了
我的北京
我的广州
我的八十五岁的母亲
我的五十八岁的妻子
我的青春焕发的孩子们

越来越远了
我的肝胆相照的朋友
我的矛盾重重的同仁

我的困难
我的烦恼
我的又苦又涩的争论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在心里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988.9.1.下午3时

于波音707飞机上

美国丁出广

天蓝神人眼强口作官

替康神人眼强口不聊

丁强康来美

本康神神

神丁神神

康强神强五十八神神

于强神强八十五神神

丁于强神强强神神神

丁强康来美

本康神神神神神神

丁于强神强强神神神



